

# 古老的塘栖广济桥

叶梅

相较于大江大河上日益增多的现代化大桥,塘栖镇的广济桥只能算是一座小桥,但在五百多年前,与江南那些随处可见的“流水人家”小桥相比,它又是一座兄长级的大桥了。广济桥的跨度近百米,从桥下到桥顶,桥两坡各设石阶八十级,让人行至桥前,不得不抬头仰视,顿生巍然之感。拾级而上,胸中浮躁之气不觉渐消,待到桥顶,一股清风吹来,风里夹杂着运河的湿润,更令人神清气爽。

## 二

那日登上桥顶,放眼望去,南方的远处正是闻名的超山主峰,那超山每到寒冬时节便会梅花盛开,“春风度我向超山,人在红霞霁霭间”。观近处,塘栖古镇的景色则尽收眼底。

广济桥下的京杭大运河,由北向南蜿蜒而来,催生出市井繁华。有史记载,塘栖镇“迨元以后,河开矣,桥筑矣,市聚矣”,而因明代漕运的开通,凡苏州、无锡等地至杭州的商船必经此地,水陆辐辏,商家鳞集,塘栖镇成为杭州的门户,苏、沪、嘉、湖的水路要津。繁盛时期,镇上的弄堂据称有七十二条半,石桥三十六片半,可见这小镇人烟有多么稠密。

我请教当地的朋友小吴,何为半条弄堂?又何为半月石桥?他又请教了当地文史专家,说民国之前这里的太史第弄向东有一条支弄,灰堆弄后面有一条半截弄,都没有名字,因此就这么叫下来了。那随运河在镇上的穿行而建起的石桥,其实是三十七座,其中那半月桥名为西龙桥,因南边高,桥面与街面平齐,而北边低,远远看去就像只是半月桥,故称为三十六片半。

江南的意趣果真是随处可拾。如今的街巷已然齐整,为使广济桥免受繁重的航行压力,政府兴建了一条复线航道,对老航线实施封航,广济桥作为文物得到保护。同样完好保留着的,还有从前的郭璞古井、栖溪讲舍碑、太史第弄、水南庙等文化遗产。古风犹存的小镇,引来东西南北的游人,津津有味地流连其间。

镇上的居民则见多不怪,任由游客来来往往,不受干扰地聚坐在运河旁的小亭子里,或是巷口花园处,自在地下棋打牌、闲聊,延续着祖辈们的闲适祥和。

那天在桥顶上,我们一行看着四周的风景,嚷嚷着要合影留念,在桥栏的石条坐下,请桥上经过的一名中年男子帮忙拍照。男子很热心,教我们摆弄姿势,说话间不像是当地口音,一问是从四川来的打工者,专门在工地上拆装脚手架,已经干了七八年。他在塘栖镇上买了房,并且带来了不少四川的亲戚朋友,跟在他身边的一名年轻小伙便是他的侄子。

“这个地方好,对外乡人也好。”小伙子笑嘻嘻地说。

要说这广济桥,五百多年来不知走过了多少南来北往的客,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开放的小镇,从来没有拒绝过外乡人。四川的叔侄俩也在桥上照了相,立马发在了微信朋友圈,他们对着手机一边说笑一边看点赞,一脸满足。

## 三

今年深秋时节,我再次来到塘栖,过往的人群比几年前多了很多。从广济桥拾级而上,一步步,容不得驻足细想,身后早有人流涌来。人头攒动之中,当地的朋友指着系在桥两头的“水北街”和“水南街”,说一条牵着历史,一条系着现代,小镇老街正在逐步打造国际化特色老街,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。

对于一群群走进小镇的游人而言,从广济桥头延伸开来的一家百年老店,铺排着花样繁多的美食,让他们格外兴奋。老店自有气派,凭那大门上一块块古色古香的匾额,不用言语便知根深深厚:百年汇昌、朱一堂、同福永等,都是叫响一方的老店,不只是水乡十里,即便在苏杭一带也皆有美名。

信步走进百年汇昌的大门,不仅尝到这家店祖传秘方配制的糕点,而且还嗅到了一股书香。店掌门是一位读书之人,在这寸土寸金的小镇上,底楼作为商铺,店堂里挂着一块匾额,上写九个大字:“不二

价、不吹牛、不欺客”。楼上则成了他多年打理的一个小博物馆。

我沿着窄窄的木梯爬到二楼,不由吃了一惊,这里竟然收藏了不同年代的上千件糕点模具,一排排陈列在玻璃柜里。看罢方得知,江南糕分有糖糕、豆糕、糍糕、重阳糕等多种,而糕模也是式样诸多、刻法不一,有的吸收了剪纸技艺,采用阴雕刀法;木质则有紫檀、楠木、核桃木、花梨木等。只见那些器形或圆或方,大小各异。刻制的图案让人一时看不过来,鱼跃龙门、蝴蝶、寿桃、聚宝盆、牛、仙鹤等,都是些吉祥之物。看上去,那些模具的木头大都已变成褐色,纹路十分圆润,可以想象用这些模具不知打制出了多少糕点,又递交给多少人手持盒装,然后走进一户人家。柴门微启,烛光映照间,那一份香甜又会给多少人带去喜悦。

这样一想,这广济桥下的老店俨然一本本耐读的书。

百年汇昌的店掌门说:“因为有了广济桥,才有了塘栖的繁华,我要把老店最原汁原味的东西一直在运河边守下去。”说话间,一些上海、苏州、杭州的朋友三三两两地走进店来,有一位是在杭州开书店的,对这百年老字号的糕点赞不绝口,顾不得斯文,当场就试吃了一个土灶煮的粽子、一个小桃酥,又买走了几大包。

水北街的老字号,若要一家家去细品,只怕是三天三夜也品不过来。而水南街那边,兴起的是当下的时尚休闲风,开有江南阿二、玉元兴酒楼等本土餐馆,还有快餐店、咖啡吧、酒吧等。小镇古时便引来四方风气,而今添加时尚也算是一种传承。

每到夜晚,广济桥下的大运河畔,一溜溜红灯笼便亮了起来,直到次日凌晨,食客云集,热闹非凡,正是花市灯如昼。据称,这条美食街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后人设计,于前几年开街,已有三十余家知名餐馆入驻,东西南北,各路风味,都聚集在了广济桥的周围。

塘栖人说,高峻挺拔的广济桥是塘栖的龙脊,运河上的弯弓,也是他们的骄傲。广济为桥名,恰应了广为民众之意,古来至今,这桥是越来越为人所喜爱了。

版式设计:张丹峰



走进昆仑山口,就被那巍峨苍莽的山势所震撼,群峰峻立,突兀高峻,上干云霄。四季不化的冰凌雪雾,让昆仑山的磅礴里又多了几分清冽。哦,真不愧是“万山之祖”!让人惊叹不已!

这山看上去没有一点植被,只有岩石和岩石的组接,如巨人雄壮的骨骼,石沟深壑,绝无柔和线条,山山相依,如削如攒,挺拔峥嵘。

那么就进山吧!

顺着109国道,从一个叫南山口的地方走进去,这一路,看吧!群峰相连,峰回路转,相迎相送,虽海拔高度不一,但都是巍峨巨石筑成的山体,山石大多呈青灰、赭黄、赭红色,给人感觉如翻阅时间久远的巨型线装书册,又有朱笔勾画。这样一页一页地读着,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个历史身影,峨眉博带的屈原大夫也飘然而来,曳袖长吟《九歌》:“登昆仑兮四望,心飞扬兮浩荡……”

与我们正在行走的青藏公路平行的,是那条青藏铁路,锃亮的钢轨上跳动着耀眼的光。这两条天路齐头并进,如长梯向昆仑山深处延伸……我注意到,那覆着积雪的铁路路基,是由一块块道砟组成,同行的铁路工务部门的同志说来自昆仑石,而公路也是由小小石渣铺底。

哦,昆仑山是它们的母体。

记得以前我去过山下的一个叫南山口的采石场。那是生产道砟的地方,工人告诉我,昆仑山石大多为青麻岩,坚硬度仅次于花岗岩石,是做铁路道砟的好材料。拿起两块石头相撞,顿有钢铁铿锵之声,由于它坚硬无比,粉碎机的钢板经常被崩坏,而粉碎时,那响声真是惊天动地,震耳欲聋;那石烟滚滚,飞向天空,颇像浓烈呛喉的硝烟。就是这一块块坚硬的昆仑石,托起了这长长的钢轨和公路,托起了几代人的梦想。

天气本来晴朗,转而就阴了,飘起洁白的雪花。昆仑群峰顿时被一片烟雪所笼罩,一切都朦胧迷茫起来,气温骤然下降。而平常天晴时,太阳紫外线之强,同样令人咋舌。对于昆仑群山,这气候仿佛就是个淬火炉,铸就了昆仑坚硬的骨骼。

冒着冰霰雪雾,我们在昆仑山的深处歇脚。那里有个铁路工点,走进去,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那院子里摆着许多昆仑石。这里终年风雪为伴,缺氧寒冷,走路快了都会气喘。维护这条天路,辛苦可想而知。工区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,这里的气候很难种植物,却摆了不少大大小小、形状各异的昆仑石,乳白色、深青色、褐黄色,摆在那儿,让你驰骋想象。有的石头上边画着牦牛、藏羚羊等动物,它们应该是这些铁路工人的唯一邻居。你别说,画得很像,那牛犄角,那蹄,画得都很可爱,惟妙惟肖,特别是那绒毛,长长的,飘起来,真像活了一样。望着,感叹着,我们忘记了呼啸的风雪和彻骨寒冷,心里热乎乎的,满是敬佩。

我有疑问,这么坚硬、沉重,如钢铁般的昆仑石,是怎么搬到工区院子里的?面容黧黑的工人回答我,是用机械和人力。他们说得很平淡,只做微笑。

那刻,我仿佛读懂了这一小块昆仑石。

# 昆仑石

冯文超

这些昆仑石边还有一条小路,那是无数小小昆仑石砌成的,那些小石头晶莹光滑,十分可人,远望犹如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。工人说这些小石头是从旁边清冽湍急的昆仑河里捞出来的,它们都经过雪水的磨砺洗礼。

随雪花继续急匆匆地飘洒着。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,我们又开车上路了。穿过辽阔的可西里无人区,来到唐古拉山口,这是天路的最高点。这里的天气,一日三变。雪停了,灿烂阳光倾泻下来,无数白云飞渡、缭绕在湛蓝深邃的天空,如织锦缎,好壮观啊!比起昆仑,唐古拉山似显低矮,但地表是升高了!民谚讲:昆仑险,唐古拉高。到了唐古拉,伸手把天抓。站在这里,觉得脚下虚虚的,心脏有往外扯的感觉,同行者都受不了了,急忙把氧气筒插进鼻孔……

忍着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,我们艰难地来到最高点的一座石碑前,碑侧红字注明: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。碑上有密密嵌文,红漆描就,断断续续读出:

“……建青藏铁路……虽历人世之艰险,然以人之本……他们金戈铁马、铺铁路以攀昆仑……为青藏筑钢铁坦途,功高昆仑。”

看了结尾,知道是西藏那曲人民立的碑。无数昆仑石托起的这条铁路,铺在这地球上,在阳光下发出光彩,犹如璀璨珍宝。仰望,一只雄鹰在雪后湛蓝的高空中翱翔,翱翔……

那一刻,我仿佛读懂了这一小块昆仑石。

# 文家坪的琴声

温新阶

农药多。几个月忙下来,产量低,品质差。若是年成不好,白搭了劳力不算,不赔钱就是万幸。

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文带人出去考察,别的地方种西红柿都用大棚,化肥农药用量少,晴天雨天都能下“田”,种出的西红柿产量高、品质好,价格是文家坪的好几倍。

回到村里,吴建文大会小会动员大家搞“高山蔬菜避雨延秋”大棚,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栽培。听了吴建文的宣传,很多人想试一试,但资金是个难题。

吴建文找来县农商银行的行长商量给农民贷款,行长说:“你敢担保,我就敢贷。”吴建文大腿一拍:“这个担保人,我当了。”

算下来,一共是三百四十万元。他妻子发愁了:“万一别人还不上贷款,你咋办?”“话说出来了,还能吞回去?这事必须办成!”

第二年,搞大棚的村民挣到了钱,不仅给银行还了贷款,还成了银行有实力的储户。其实,这一年里,吴建文没睡过几个安稳觉,贷款能不能真还上,他心里也犯

嘀咕。白天,他张家大棚里看,李家大棚里瞧,该施肥了,该灌溉了,他比主人还着急。

接到行长的电话,说贷款全还清了,吴建文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

村民们尝到了甜头,再不需要吴建文动员,争先恐后地建起了大棚。左鹏程靠种大棚西红柿挣了钱,盖了宽敞明亮的新房,买了小车。左鹏程的大女儿左淑婷爱上了弹钢琴,小女儿喜欢画画、打篮球,左鹏程都全力支持。文家坪的孩子,读书不是为了“跳农门”,而是要学到真技能,提升能力和修养。

左淑婷一个月回一次家,在音乐老师那儿有琴练,回家没琴练。她把这个苦恼跟爸爸一说,爸爸回答得很干脆:“我们宜昌生产的钢琴很不错,给你买一台。”

“还是先买一台电钢琴吧,等我弹得更好了,再换钢琴不迟。”孩子懂事,晓得替爸爸省钱。

左淑婷下次回家,客厅里就摆上了一台电钢琴。她打开琴盖,一串音符从她的指尖流出,仿佛要飞过山峦,飞向外面的世界。

我们来到文家坪的这一天,正赶上左淑婷回家。她去看了丰收节的主会场,看了西红柿展示大厅的展览。她说,上初小那会儿,还没到深秋,西红柿早就苗蔫果烂了。现在建了大棚,青枝绿叶间,一串串西红柿果实饱满晶莹,像硕大的红玛瑙。

丰收节,让文家坪出了名,每天来这里采摘西红柿的人络绎不绝。左淑婷被爸爸临时安排做采摘引导,晚上才得空练琴。

文家坪的夜空深邃湛蓝,一钩弯月挂在天边。这一切,仿佛是美妙琴声的背景。我站在左鹏程家客厅的窗前,看左淑婷弹奏得如痴如醉,爸爸妈妈妹妹听得入神,没有一个人发现我,我也不应该打扰这一家人的美好时光。

慢慢往回走,那琴声一直伴随着我。怎么突然不是左淑婷一个人的独奏,而是多人的合奏?只是没有一个乐队指挥,演奏得并不整齐。

后来,我才发现,原来是好几个人用手机录下了左淑婷的琴声,正在反复播放呢。

